

心香一瓣

台历

张清伟

新的一年
是从岁月的台历上
走来的一位春之少女
她在走动
在阳光下幻化成一首诗
我看见诗的内容和词
我嗅到那些诗句盛开的芬芳

这岁月的台历
这生活的诗行
从第一页到另一页
一个生活的歌者行吟的过程
举着生命之烛在赶路
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在今天
它们成为岁月的长势
构成一片风景
葱茏着心之荒原

这一页页整齐的重叠
这生活的岩层
一些东西随岁月风化了
一些东西留了下来
沉淀了生活的某些最真
透过它,我看见
某些质的光芒在生活的底处闪耀

依偎新年的台历
就像背靠一座温暖的小山
呼吸春天的气息
重温和点燃生活的梦境

新年的钟声

彭胜发

在夜的深处,万籁俱寂,
只有钟声悠悠回荡,
那敲响的每一个音符,
如心跳般在时间中荡漾。

大街小巷灯火通明,
人们的心中充满期待,
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
旧岁过去,新岁来临。

烟火绽放,天空亮如白昼,
孩子们的笑声在空中飘荡,
那一刹那的璀璨光华,
是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窗外的雪花轻轻飘落,
覆盖了过往的忧伤与疲惫,
钟声响起,新年到来,
一切都重新开始。

和父母一起跨年

苗君甫

临近年底,听到最多的词是“跨年”。电台的节目在说跨年之夜,你打算怎么过?喜欢的电视频道在说,跨年之夜,你和谁在一起?连身边的朋友也在说,跨年之夜,要去看谁的演唱会……

好像一夜之间,跨年就成了最热门也最时尚的词。在这样的纷扰和热闹中,我也开始不能免俗地计划我的跨年之夜:要在跨年之夜写下对新一年的期盼,还要总结这一年的得失,还要看我最喜欢的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正这样想着,母亲的电话打过来:“元旦了,你啥时候回来?屋里收拾好了,被子只要有太阳,你啥就拿到屋顶上晒……”

心里有点埋怨父母太夸张,他们总是这样的,知道我这几天准备回家,就会把我的被子抱到屋顶上,每天都晒。我跟他们说过没必要这样,但他们总是说,又不知道你具体哪天回来,天天晒,才能刚好在你回来那天,被子是松软的啊。

母亲继续絮叨着:“你想吃啥馅的饺子?大肉萝卜馅,还是大肉芹菜馅,还是素饺子?”

年龄越来越大,母亲越来越唠叨,同样的话她每次都问,却也每次都问得兴高采烈。好像一直以来,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为我准备饭菜,为我收拾房间,在我没回家的时候期盼我尽快回家,在我回家之后,开心得像个孩子。

我突然想早点回家,不再像往常一样,只在元旦这天才回家。我对母亲说,我31号回去吧,今年早点回。

母亲明显有些意外:“你到年底不都是要忙的吗,忙完了再回来。”

是啊,我曾经用这个借口一次次地原谅自己忽视母亲、忽视父亲、忽视家。我曾经用这个借口一次次地告诉母亲,不是我不想回家,只是因为我太忙。我曾经用这个借口一次次地让自己心安理得。

而今年,在我接到母亲电话的这个下午,我突然不想让忙成为借口,我突然很想回家和最疼爱我的父母一起跨年,我突然很想元旦的这一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父母慈爱的脸庞。

确定我31号回去,母亲开心地说:“那我去告诉你爸,他在给你屋里的花浇水呢。”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行囊,把送给母亲的按摩器装好,把送给父亲的剃须刀装好,再把这些年来攒的敷衍装好,我要回家,我要洗个热水澡,让此生最珍惜的家里,和最爱的父母一起跨年。

腌缸好菜等过年

徐水法

温度高低,看菜叶萎顿,半干不干,就挑回家,一棵棵洗干净。家门口有矮树什么的,直接晾晒在树枝上。或者找两棵树,拉根绳子,挂在绳子上,继续晾晒。几天后,菜叶已经泛黄,表面上看去基本没有水分,就可以拿回家切了。

切菜没有标准,切得越细碎越显主人功夫。通常会有左邻右舍来串门,进了门看是随意抓起一把切好的菜末,“切得真细!”“还好!”“这么粗啊!”或大声或细语的一句评点,就基本决定了你家今年腌菜的一大半成绩。

一般人家,割菜、洗菜、切菜基本上是母亲的活,准备好腌菜的大缸和腌菜是父亲的活。一般会准备一只七石缸,石是古老相传的计量单位,七石缸大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站在缸里,外边看不到。

我想到司马光砸缸的荷花缸也可能是七石缸,不然小孩可以自己爬出来啊!七石缸沉重得只有父亲这样的壮劳力,可以挪移搬动,父亲洗干净后还要让它覆过来,沥干水分。等到母亲已经切好半干的白菜后,趁夜里不用像白天一样忙活,父亲就开始腌菜。

腌菜其实是踩菜,先把切好的菜倒进缸里一部分,早已洗好脚的父亲,利索地爬进缸里,用他连脚掌都生了老茧的双脚,在切碎的菜里不停地交替踩着,人也在狭小的缸里不停转着圈,一直要把那些半干的碎菜踩实踩出汁水,就可以停下来,踩平的碎菜面上撒一层盐。然后再倒进一层厚厚的切好的碎菜,又重复前面一样的动作,不停地转着圈交替着踩菜。如此反复,一层菜撒一次盐,一直到切好的菜全部倒进缸里,最上面要比下面的层面上,撒一层特别的厚盐,几乎看上去白茫茫的全是盐,这样才算完成踩菜的程序。

小时候祖母曾经想早早让我学会踩菜,结果我爬进缸里,踩着菜没转几圈就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晕头转向,浑身无力,像老酒

喝醉一样,软软地倒下去,吓得祖母再也不敢让我踩菜。每逢踩菜,祖母总是为我担心,说以后长大成人有了家,这腌菜怎么办啊!我也担心,于是每年都想着试试,结果还是老样子,没踩几圈就感觉眼前一切开始旋转了,吓得慌忙停下。

踩好的菜面要盖上临时折来的棕榈树枝叶,蒲扇一样,在缸里交相覆盖住整个菜面,上面再密密排上几根两指宽的竹片,竹片上必须严严实实压几块大石头。至此,整个腌菜过程就功德圆满了。

高脚白腌的菜必须放上二十几天才可以开吃。开始吃得少,不用搬开石头和竹片,只需从石头空隙里伸手进去,拨开竹片和棕榈叶,就可以直接挖出一团团翠绿的腌菜,炒菜烧面,按需挖取。因为挖开的地方立马会有那些汁水溢满,这种和卤水一样咸的腌菜水,成为自然的保护层,阻隔了细菌的侵入,使得一缸腌菜吃几个月不会腐烂霉变,新鲜如故。

九头芥腌菜的操作过程和高脚白一模一样,神奇的是一头芥腌的菜,过了九天就可以吃了。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认为,是不是因为九天可以吃了才叫这个名字。

有趣的是,我长大成人后,由于辗转在外谋生,最后定居县城,小时候祖母的担心居然没有变成事实。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各种腌菜买,随要随买,再也不用自己买个七石缸腌菜。后来考虑到自己腌的菜干净卫生,就买了带盖的小坛子,专门用来腌菜。

那天回家,看见妻买好了一捆碧绿的九头芥,就知道又到了冬来腌菜的季节了。

九头芥买来了,洗、晾、切,和老家一样的步骤,按部就班,唯一不同的是腌菜的关键环节踩菜可以省略。找一根木棍,家里现成的擀面杖是最合适不过的。在早已洗净沥干的坛底,先放上一层切好的碎菜,双手握住擀面杖用力捣菜,一直捣到菜层严实,撒盐,加菜,再捣;严实后再撒盐,再加菜继续捣,最上面撒一层厚厚的盐,然后盖

艺境



《水蜜桃》崔小冬 布面油画(局部)

屐处留痕

浦江寻古记

侯仰军

的“舞台”上,一位戏曲爱好者在演唱。我问同行的金华市民协原主席施怀德,他们在唱什么?施主席说,这是当地戏曲,叫浦江乱弹。我说,浦江的老百姓这么喜欢民间戏曲,我们明天的“大展”肯定大受欢迎。

第二天,“大展”在浦江县文化馆如期举行,连演三天。演出的47个优秀剧目,来自15个省、自治区,系从全国征集的269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涵盖了婺剧、越剧、锡剧、川剧、苏州评弹、西河大鼓、徐州琴书、南音说唱、鄱阳大鼓、四川清音、浦江乱弹等多个民间剧种及多种艺术形式,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民间戏曲曲艺的精神风貌和最新成果。演出受到了浦江人民的热烈欢迎,爆满程度出乎预料,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在浦江的强大生命力。

此次参演的剧目,有浦江什锦《板凳龙》和浦江乱弹小戏《画中缘》,在展现江南水乡吴语吴音绵柔之美的同时,也不乏阳刚之气,让我们感受到浦江人豪放、直爽的一面。戏如人生,中国民间文艺

冬天

去爬一次山

郑艳琼

一座山,如果冬天也是葱郁的,你大抵也很难抑制住冬天去爬山的念头。山道两边最多的是栎树,庞大的树冠互相纠结在一起,有遮云蔽日之势。主干粗壮,长了不知多少年。最壮观的要数旁虬杂乱的斜枝,或成秋千,或成门洞,或成圆环,或成武士,或成长颈鹿……令人啧啧称奇,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笔与鬼斧神工。虬枝上覆着厚厚的、鲜绿的青苔,似穿上了绿色的毛毛新衣服,让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恍惚间,像摸着羊羊毛。

半山腰有一个地方叫四照花,每一次爬山,一路念着四照花,心里似有明灯一盏,腿脚仿佛也有了无穷力量。到了这个地方,冬天爬山最快乐的节目——“摘四照果”就来了。成片的四照花树,高大的树上红彤彤的果子已经熟透。爬上树,蹬着枝干一摇,果子纷纷落下,落在树下覆着厚厚草叶的垫上,形似荔枝的四照果一个个完好无损。轻轻一咬,皮就破了,露出清甜软润的果泥,三下两下就下肚了,边吃边收一些放入包中,似乎把冬山的精华也一并收存储藏。

树间,有片片、簇簇怪石嶙峋。走累了,石上一靠,想起一首打油诗:一块石头一棵草,害得老子满山跑!莞尔一笑。四时不同,此刻彼时不同,每个人眼中各自不同,是瘾是心魔是执念。

脚边杂草最多。寂寂无闻的杂草,肆无忌惮地生长着,狂野的精神也感染着行人,让人忍不住引吭高歌,抒情的《小草》唱罢,《青藏高原》已经顺着山峰直抵白云间。那些声音里,似乎也贮满了郁郁的绿。不知名的草,开着花的,结着果的,不开花也不结果的,自行其是,各行其道,互不羡慕,各自灿烂。

一些蘑菇,在路两边的树下,白色的、酱色的、咖色的、紫色的……不多,但这些蘑菇像精灵,偶尔一朵,或三两朵,总有人在玩捉迷藏。捡了放在手中,小心捧着,闻一闻山的味道。

越走越高,终于,登上了山顶。离天最近的地方,阳光更烈!举目四望,远处来时路隐没在绿海深处。星罗棋布的村庄,四通八达的道路渺小得如同卫星图一般。碎石块堆叠的几座石堆,一字排开矗立在山顶处。飒飒风过,听风白云间,灵魂自由与舒畅恣意天地间。

在这样的冬天里,你会发现,一座山对你来说,最触目的,并非山的高大,而是山郁郁葱葱的绿,山莽莽苍苍的绿。那绿,太过厚重,太过庄重,太过浓重,它把春的活泼、夏的浓烈、秋的娴静,一并收藏成了冬的稳重。凝视之下,你会感觉它表面静如处子,内里动如脱兔。那是生命在积蓄力量,在暗流涌动,在蓬蓬勃勃。

再好的摄影技术,不如眼睛收摄的山川。再好的画家,也画不出心底的河海。人生海海山山川,最美的风景在冬山,在脚下,在你眼里。

冬天,一定要去爬一次山。